

登录生活南京网
将思念发往天堂

如果您想表达对逝去朋友或亲人的思念,只需进入 www.lifenanjing.com.cn · 网上社区·都市联盟·发往天堂,您就可以发帖寄托哀思,可以是一两句话,也可以是一篇悼文。

另外,可发邮件至 zhuhuihui8@163.com 或写信至南京市新街口东宇大厦现代快报副刊逝者版,邮编:210005。

【发往天堂的短信】

致亲爱的爸爸姜云:你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我们好想念你!希望你常托梦给我们!你在那边要好好保重自己,要天天开心!妈妈和我们都很好,请放心!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做您的女儿!
女儿 美华

祖母徐玉英:奶奶,您离开我已二十二年了,天堂的那儿您过得好吗?那年还在正月里,您一去就再没有回来,只是孙儿几次梦游天堂见到您,孙儿想您,您何时归?
孙儿 金发

致徐大可:40年前的9月5日,你不幸去世,在经历了那场劫难后,我们有了如今的幸福日子。我们深深地怀念你,安息吧!! 思念你的慧君携子徐漳、徐洗、徐湘

致为生我而离去的妈妈:妈妈,你在天堂还好吗?哥昨天生了个儿子,这下你是儿孙满堂了。我们商量了,正月初四给你好好祭一下。三十年了,我这个儿子天天想你……我永远永远不放弃帮助哥。

不孝儿 宝华
致爸爸朱其富:爸爸,您在天堂还好吗?您的不孝儿让您操了一辈子心没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如果有来生我还会做您儿子!家里很好您放心记着在那里把爷爷奶奶照顾好!
儿 朱平

致天堂的爸爸徐三黑:无情的病魔将你带走,你离开我和妈妈快三个月,都说人死了可以在天上看到他最挂念的人,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和妈妈现在生活得很好,愿你在天堂一路走好!
女儿 徐芳

致亲爱的爸爸:三年前死神无情地夺走了您的生命,那时您才三十七岁。您这辈子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无法计算,我们还来不及给您哪怕一丝的回报!
女儿 雷明艳

亲爱的妈妈:你已经离开我们五个月了,我非常想你。我和爸爸现在过得很好,我希望您在天堂不再受病魔的折磨,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我很爱你妈妈。

永远爱你的女儿 佳佳
致天堂的妈妈张学英:妈妈,想起妈妈,眼泪直淌。为儿为女,当牛做马,忍饥受寒,艰辛尽尝。啥福没享,悄去天堂。若有来世,还是我娘。

不孝子 李臣群
致亲爱的爸爸周志广:爸你走了快两年了,我很想你,在天堂过得好吗,儿不孝,让你受苦了,下辈子我们还做父子。

不孝儿 斌
亲爱的爷爷:你在天国好吗?你辛苦一辈子,从不跟人争强好胜。我很想你。

你的小孙子燕辉
妈妈您知道吗?您的女儿好孤独很无助您帮我吧!我至亲至爱的妈妈!
您的女儿张吉宁

短信互动平台:移动用户发送内容到 050707506,联通用户发送到 8070872,小灵通用户发送到 7000872
资费:移动 0.8 元/条,联通和小灵通 1 元/条

天堂里,会给你一分亲情

那只挽了我十几年的手

来源:www.lifenanjing.com.cn·网上社区·都市联盟·发往天堂
发帖人:陌上柔桑

当我驱车两百多公里,赶到老家的时候,大姑妈已经躺在那间偏屋里,没有了一点气息。她仰面朝上,脸是蜡黄的,像是睡去了。身上的老衣是新的,可是,鞋子居然被穿反了,两只脚奇怪地扭向两边,就像她这别扭的一生。

院子里已经来了不少近房的亲戚,静静地蹲着,或站着,也许他们都在期待,我会怎样地号啕大哭以示亲子的哀伤。可是,我并没有他们期待的那番表演,只是默默地蹲下来,把那双穿反了的鞋子脱下,再给它纠正了过来。

办丧事,正吊那一天,许多我已多年未见的堂姐要送祭桌来——按照老家的风俗,一个人死了,他(她)的女儿或侄女应该送些祭品来,主家的女眷们则随着乐队出去迎接,以示这家人丁兴旺,死去的人也显得有福气。可是,我拒绝了这些堂姐们的请求。我不想这样虚假的繁荣,而我的大姑妈怕也消受不起。在她生前,除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一直照料着她,其他人,并没有谁来——哪怕张望她一眼。

是啊,像我大姑妈这样的废人,又有什么资格得到他人的关爱呢?她30岁不到的时候就疯癫了,那时,她的夫家家破人散,于是孤零零一人被我父亲带回娘家,直到终老。

她来我家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从小开始,我就以为她本就是我家的一员。直到后来稍稍长大,发现别人家并没有这样奇怪的家庭结构,才问起我妈,知道了她的一些事情。

大姑妈生于1922年,当时,我们家算是个大户人家,因此,她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读书、礼仪、女红无一不精,长得也很漂亮。后来嫁给了一个同样很有钱的人家,那家人有点傲气,大姑妈看在眼里,却

外公,我习惯跟着你走的,习惯了。你一直都走得好慢,我以为我一直可以跟得上的。我只是安心跟着你走,不觉得累,也不想知道哪里是尽头。

外公是一位工程师。外公活了一辈子,也辛苦了一辈子。直到两年前,他被查出患了癌症,已是晚期。外公执意不肯住院,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外公接回了家。外公很痛苦,然而他很坚强。

起初,外公还能在我的搀扶下下楼走走。我们走在时而喧嚣时而宁静的街道上,数着路过的梧桐树,有时候我会跟他讲讲我们学校的趣事,外公总会开心地像个孩子,有时候外公也会提及他的童年,一个靠卖香烟养活自己弟弟妹妹的童年。外公口中的童年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般悲哀,他说,在卖香烟的日子里成长着,被弟弟妹妹当英雄崇拜着,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们就这样在彼此的回忆中穿梭着,那时候我常常想,也许外公的病就这么一天天好起来也说不定。

外公的病情一天天地加重,渐渐地外公的身体就连短时间站立都吃不消了。我只有把外公扶到阳台上的藤椅上,看看那熟悉的阳光;看看那无怨无悔的梧桐;看看那条我们不知疲倦走了十年的路。

癌细胞疯狂地摧残着外公,外公超量服用着止痛药,可我还是常常看见外公紧皱的眉头。泪水在我的脸颊上肆虐,我多么希望自己可以代替他痛。心痛之余,恐惧同时复苏,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外公被病魔

不动声色,勤勤恳恳。有一天,她婆婆给她一条鲈鱼,说,清蒸的我已经吃得很厌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大姑妈小心接过,说,我来试试吧。到厨房,用丝瓜、生粉以及自己烹制的番茄酱,做了一道别出心裁的鲈鱼丝瓜汤。据说老太太吃得眉开眼笑,从此逢人便说,果然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又懂事又有好厨艺。

然而,好景不常在,后来时局动乱,她和丈夫在战乱中走失,不足两岁的唯一的女儿也因饥饿而死去,惊吓和苦难终于让她发了疯。她的大弟——我的父亲怜她孤苦,就将她带回我家。

可是,在那样饥荒的年代,人人难以自保。好在,我的母亲不嫌不弃,为了能让大姑妈活下来,她每天晚上到生产队里加一份工,这样,在夜里12点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带上一个碗口大的白面馒头。据说,大姑妈后来习惯了,每天夜里都不睡,就搬个凳子门口等,一听到我妈的脚步声,便急忙踉跄而起,一把抢过馒头,往嘴里塞,吃得直打嗝。

每逢这样的场景,我奶奶就一边摸着我妈的手掉眼泪,一边骂我大姑妈是前世的饿死鬼。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大姑妈真的一点也不谗。记得我小时候,那时,条件仍然不太好,偶尔父亲从集市上买点肉回来,包饺子给我和奶奶吃,大姑妈帮着母亲把锅烧好,就退到一边去了,远远地,只是看着我吃,一边盯着我,一边还傻傻地笑,间或叫一声我的小名:立民啊,嘿嘿,立民……就这样,她和我父母一起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然而,有一次,她却出了事。1974年秋天的一个早晨,等大家都起床的时候,突然发现,大姑妈不见了,找遍了全村

也没有。母亲到附近的村庄、田野里找,仍然没有。过了两三天,母亲也消瘦了下来,嘴角起满了泡。奶奶叹着气说,别找了,死了就死了吧,你已经尽心了。可是,就在大家以为她已经死去的时候,过了半个月,她突然奇迹般地回来了,一进门,就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了几个拳头大的红薯,递给我母亲。母亲捶着她的肩膀,哭着说,大姐,大姐,你死到哪里游魂了啊,都把我急死了。大姑妈却傻笑着说,你找我干吗?我好得很呢,满地都是吃的,比在家里都好!

后来,我外出读书,越读越远,每次回家,就听我母亲说,你上次走了以后,你大姑妈一连几天都问,立民哪里去了,怎么还不回家吃饭?喊她吃,她也不肯吃。再后来,我带女朋友回家,旁人问我的大姑妈,你看和立民一起回来的那个姑娘是谁啊?大姑妈只是嘿嘿地笑,半天来一句:以后就回来三口子啦。然后就呵呵地笑着走开了。

可是,我的大姑妈,你却并没有等到侄儿一家三口来看你的那一天,甚至在你走的那一天,侄儿都没能来看你最后一面,在你临终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侄儿都没能给你倒一杯水,端一碗饭,你傻傻地心疼过你唯一的侄子,可是,又能如何呢?

还有,你最亲爱的弟媳妇,照料了你大半辈子的我的母亲,也没能在你生命的最后关头陪伴你。因为,去年年底,我母亲病了,被我带到南京做手术,调养。你逢人便问,立民他妈哪里去了?再过段时间,你的声音已经很虚弱了,再看到人就低声地咕哝,立民妈跑不见了,你们怎么都不去找她?并且,从此不再肯吃东西。我的傻姑妈啊,现在你看到了,我母亲正扑倒在你的床前,哭着唤你。可是,你却哪里去了?

笑容,散落一路。

外公。你怎么把我一个人扔在那条走了近十年的路上自己一个人走了呢?我就算颠覆了整个世界,也终究无法摆正你的倒影。你怎么忍心让我独自一人感受物是人非带给我的翻江倒海的痛?

我低着头最后一次给外公读报,泪水打湿了报纸,一滴一滴,击穿了我的心。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外公离我而去,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我听见胸膛里那个小小的东西摔得支离破碎,它们化作我眼眶中的泪水,打在了外公的手上,那只挽了我十几年的手。

我起身去给亲戚们打电话,一眼就瞥见窗外刺眼的阳光,寂寞怨恨的梧桐,和那条仍在记忆中飞速延伸的路。我仿佛看到,在某一棵树的后面,藏着那个最疼我爱我的人的身影,但却忽然变得模糊,直至消失。外公的音容

来源:www.lifenanjing.com.cn·网上社区·都市联盟·发往天堂
发帖人: gina

疼我的外婆
那样去了

外婆在我印象中始终是一个慈眉善目,干净利索的乡下老太太。挽着一个发髻,一直整洁的蓝布衣衫。小时候总是听到公公“小芳,小芳”地称呼外婆,还在奇怪怎么年长的婆婆会和小妹一样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外公喊的是“秀芳”。现在觉得,婆婆真的是人如其名,秀丽芬芳。

婆婆一生共生了七个女儿,别人都说她生了七仙女。我的母亲和阿姨们虽然都继承了婆婆身上不少的贤良淑德,每个人的家里总都是干净整洁的,也有长相貌美的,但是贫穷却不能让他们像仙女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前三个女儿是婆婆和第一个公公生的,外公在我母亲(排行老三)很小的时候就绝命于那个真的可以饿死人的年代。婆婆不只一次卖血拉扯三个年幼的孩子,终于改嫁了当时成分不好,但家境尚可的第二个公公。

可能和母亲异父的缘故,我的小阿姨们对我和姐姐不太好,但是婆婆却是护着我们的。公公有个兄弟从小念书出去,在广州市里安了家。每到过年前,总要寄些年历、糖果糕点、洋伞之类的小礼物,婆婆总是把最好的留着给我们。家里有许多表兄弟姐妹,她却最喜欢我们俩,她还会编着好玩的话描述我们大家:小燕小芳文静,小龙小凤调皮之类。可惜,我现在记不住原话是怎么说的了,很俏皮形象。有外婆在,过年的时候,一大家子在一起总是很热闹。我十岁生日那年,特别流行“滑雪衫”,婆婆拿了钱让小姨给我买一件,但小姨收了钱却舍不得。

小时候,我总爱穿那件小姨穿不上了的棉袄:婆婆给换了新的面子,里子全破了,缀满了五颜六色的补丁。真是难以想象婆婆的女红做得有多好,细细的针眼像小小的黑芝麻粒,均匀平整,零碎布头颜色搭配和谐,赏心悦目,仿佛最初就是故意这么剪裁缝制的。就是这样一件棉袄,却让我拥有了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勤劳善良的婆婆却死于非命了,年迈的公公却做了不宜身份和年龄的事,让婆婆伤了心,自己喝下农药了。出事前一天,她让人捎信叫我们姐妹俩和她一起给地里的油菜钻洞施肥。那时,我们一起边说笑边劳动,别提有多快活。可第二天她却走了……不知她,怎能做到那样的安排。

